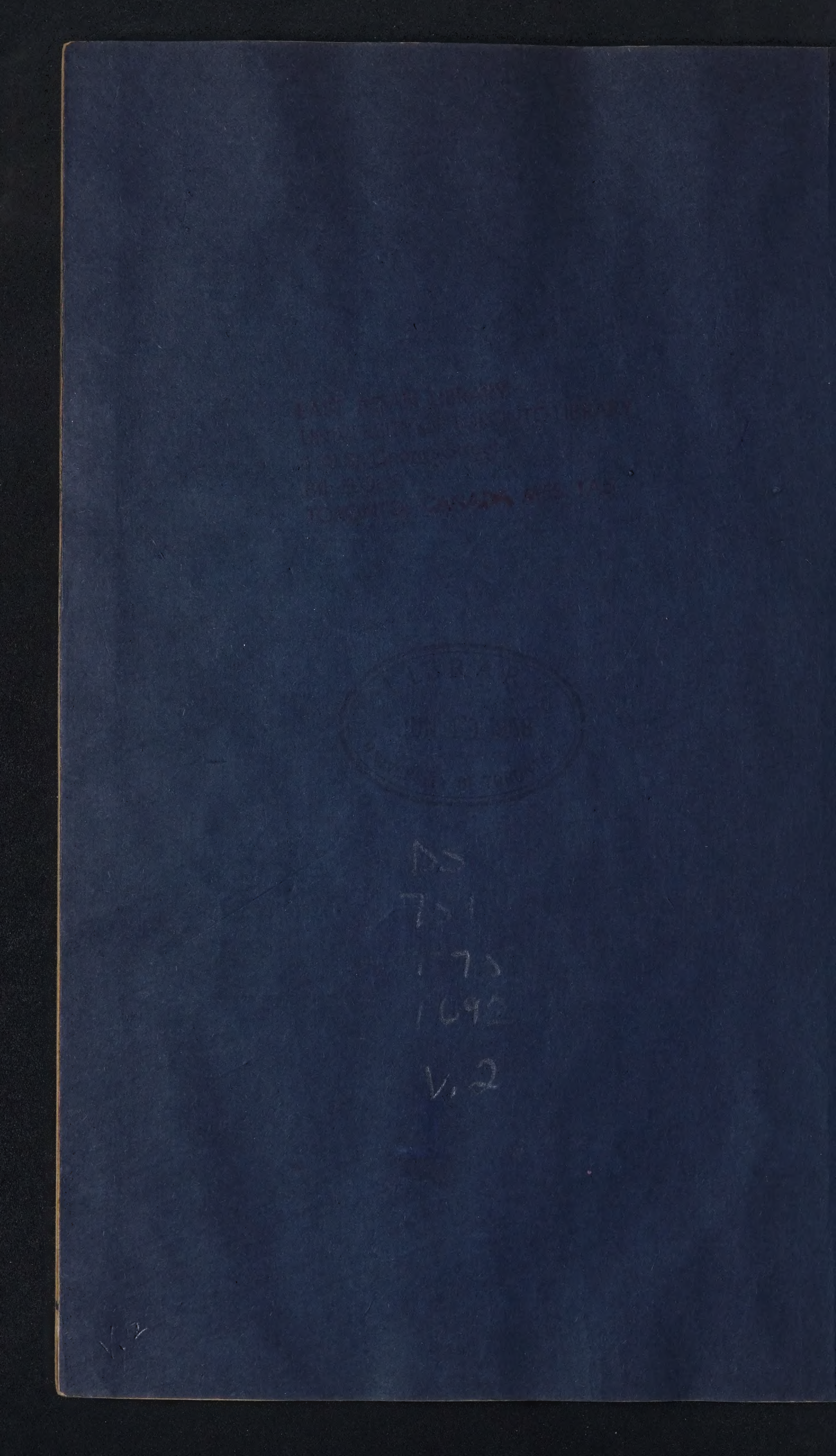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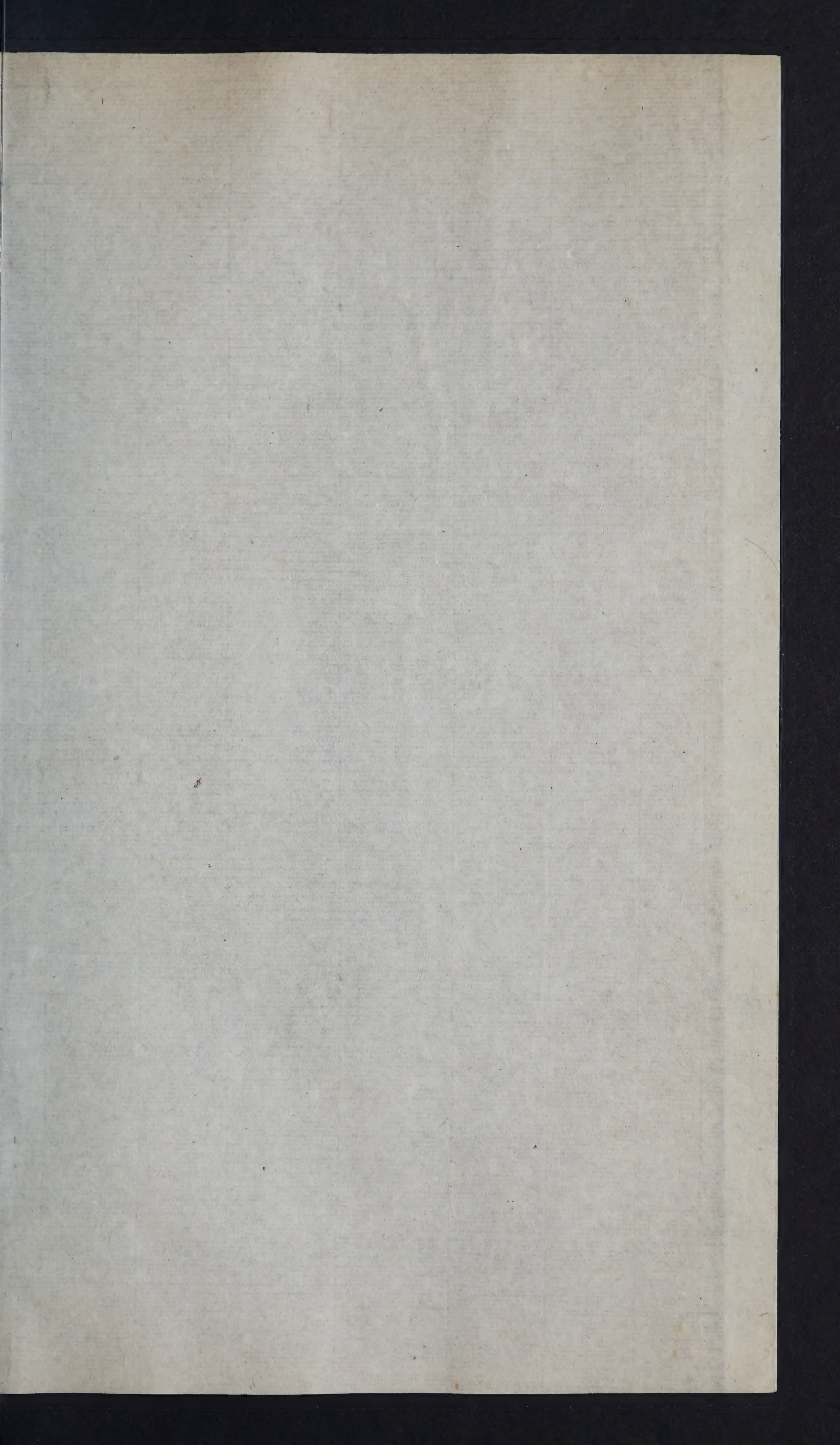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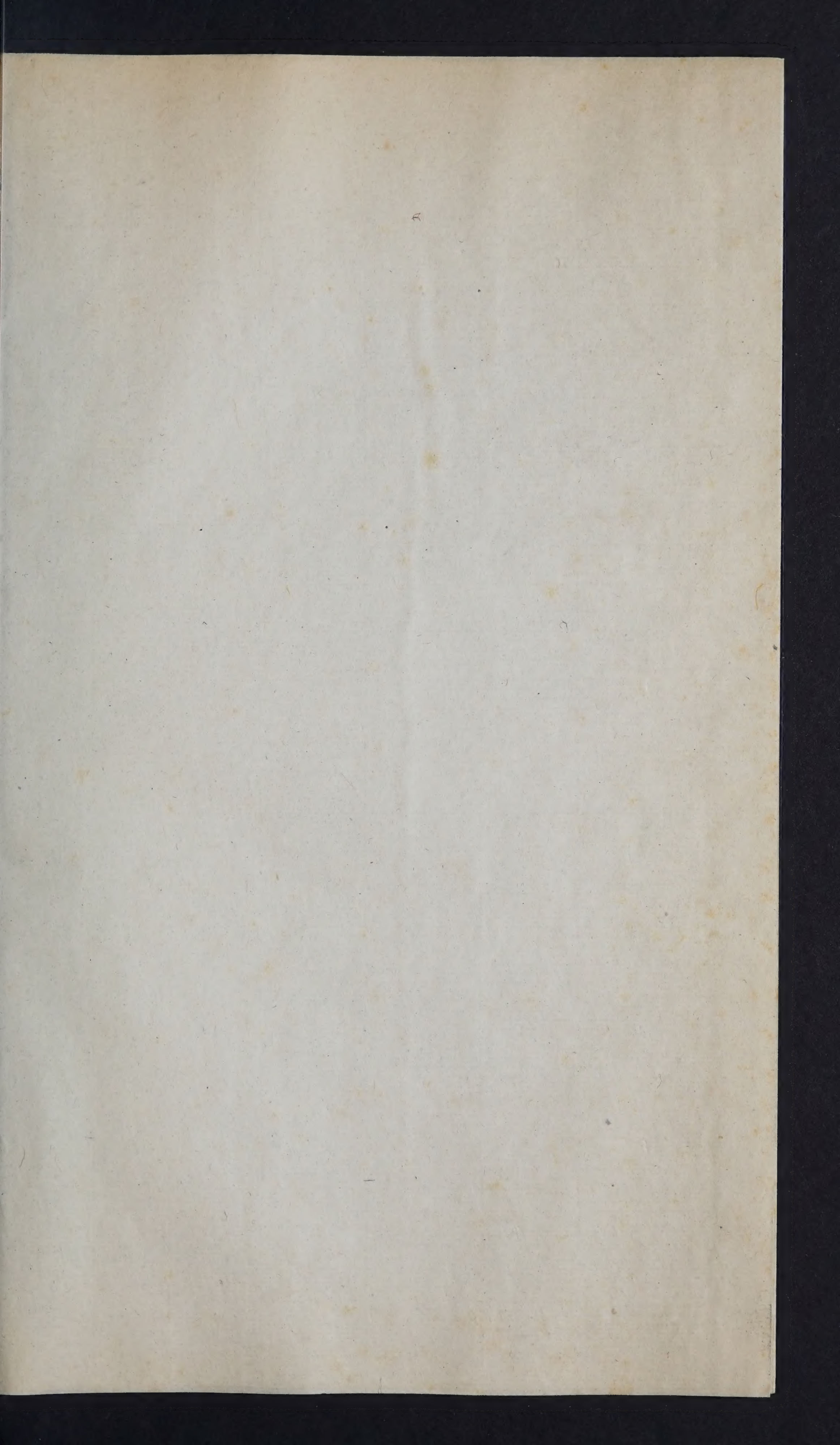








曾文定公全集卷之一

南豐後學彭期毅齋編訂　男　袁求齊立亮章育　校字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

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茅曰特議入骨理）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闡悟有法）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于唐虞三代

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指刺當時甚切）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

正本而歸于心學是帝王授受微言

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于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

名儒之見

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

天德王道治統道統看得源流合一

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于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于我者

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于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旣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于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

直從周衰君臣說來已目空漢唐矣

人君學與不學關乎治亂如此

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于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于近世之庸主矣若

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紬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于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于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

挈出洪範大學本領不同

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

貼合江都言意

湯敦實曰責重君德

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

翻○出首難數事一○二結案

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

不言天下細務得大臣入告之體至論學在自得于心以正本為務以勉强為功以洪範大學為準冋翔反復從容以盡其旨與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言正堪伯仲㐌家所示及也

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埶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于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輙

劉曰忠讜之言稟稟可畏

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嵒曰董仲舒劉向楊雄之文不過如此

茅鹿門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而志亦大

劉二至曰思與致知爲有本之學平居持論與敷奏王庭皆不越此此非置身三代以上不能有此等閎深議論此等醇厚文字

原本〔足柔〕上脫不字〔震動〕上脫有字〔不能已〕上脫所字〔以趨〕趨字譌作超後〔不踰矩〕上原本茅本並多所欲字正宗文編文粹俱無且前不踰矩上既無此二字疑美餘從各本正之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刑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于兆朕。祗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于日昃。夕而省覽。至于夜分。每

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惘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

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搢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厲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于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自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于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于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

卽熙寧轉對疏

天下之道必本于學爲獻于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
雖出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
舜性之也而見于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
則皆曰若稽古至于湯武身之也則湯學于伊尹武
王學于太公見于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
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傅說告之則
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
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
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

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于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于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溯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

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于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于心者有以爲主于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

無方古之大有爲于天下者未有不出于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特起于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

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于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于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

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于陛下而孰在哉

錫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于天地名昭于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纖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首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劉二至曰轉對疏原原本本已無餘蘊此又從學字見聖神皆由學而至原非難事孟子而後一人而已

愚按遡堯舜湯武之學有性之身之之不同而伊傳甘盤太公之輔其君無不勉之以學其中精義

微言皆孔孟傳心要旨

茅曰直從此敘起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孫曰起得○莊雅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省語簡古

以上千百年廢興之故並如歷而文特簡練

一句結有神力

許多規模設施兩句道盡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
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
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
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
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
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
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
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直從此說起以見眞宗之功大

巳悉莫貴于爲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

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盧曰祖有功

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

宗有德

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

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寳之末宇内板蕩及

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開入窺邊至于景德

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

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

省語簡古

以上千百年廢興之故並如畫而文特簡練

一句結有神力

許多規模設施兩句道盡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

直從此說起以見真宗之功大

已悉莫貴于爲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盧曰祖有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宗有德）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窺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

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
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
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
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竝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
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
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
想見其盛
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
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

回護

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皆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蚤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

○孫曰以上形容五聖○功德無一字○重疊

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

湯曰幾个可謂字語極斟酌

蹤曰能行之效却不甚張皇微見不足之旨

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

於

寫出神宗銳志

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脩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

盧曰總紐一句

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

再挈起前世爲後面立柱

此四段前一段是主下是賓暗照熙寧間事而一字不露妙甚

又挈起前世

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

前面分開四項此又合來總一此並結有法度

是語

者如此而況轄師旅于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

說得如此之盛正是極可畏處

到此一收拾四三年用無逸文

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袵相與挾册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

引此一段公自比于風雅

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

劉曰又戒字○是本旨

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兎罝之武夫行條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

虞曰又引書自比于典○誥

其善者所以與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

來得委曲

曾公欲附古者雅頌之意以宣明國家其意全在此

又一轉入何等曲折

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冐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

歸根在此

發端原在于此

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愼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展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修循之無窮至

結到

規度

主

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
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
所擇

露出本旨

王遵巖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詭悅淺制而忠藎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眞作者之法也　茅鹿門曰曾公此劄欲附古作者雅頌之旨陳上功德宣之金石而其結束歸于勸戒　鍾伯敬曰不若口勸戒第歷敘古今興廢之故恍令人有惕然不敢自安者則其勸戒有苦口不及者矣此文庶不愧自附於風雅云爾劉二至曰弘偉壯麗錯綜變化眞皇矣瓜瓞之篇至其旨趣雋永以頌爲規忠愛之意藹然言外奏疏中之最奇者卽置秦漢文中亦爲絕調○按公徙滄州召見遂留京師嚮用自茲始然則神宗謂

公以史學見稱士類者必此劄子有以感動之矣湯敦實曰宋至熙寧泰之九三無平不陂之候也神宗銳意變法暴刑暴賦暴斂亦已極矣公于此時正痛定思痛之日故歷述三代以來傳世未久稍盛則衰今繼一祖四宗之統不可不奉以寅畏而處以兢兢欲其鑒旣往而愼將來全是一片苦心先有結處一段深思而後逐層說入其贊揚祖德處正是儆戒當時但出以溫厚和平令人不覺耳以爲至未歸于勸戒似未悉作者之意至與進唐雅序等大爲懸絕　盧文子曰典雅渟懿有西漢之風烈先生自况亦在詠歌賡揚之旨矣

約以繩墨約字從唐本改

帝眞宗帝字各本同　皆路祭唐本正宗俱無皆字　幸皆唐本無此二字

力政用王制文芓本譌作役　治且安從唐本加且字　袪盛服也從唐本正宗改

四三年原本唐本俱同雖無逸文亦實指五代事　寅畏此二字上從唐本加以字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于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

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終身保任具以舉授之由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

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
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
此質之于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公配天地立人極
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
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
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
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
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

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

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效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
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二
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
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愼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
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
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
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
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
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

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爲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

劉二至日嘗與正長各舉屬官詔參看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

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承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爲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孝悌劉日炤杜氏通典改謹順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

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爲左右内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

有學同于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孝悌謹順出入不悖所聞者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旣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

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卽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爲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勵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于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

官守不脩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旣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疏數一以特舉爲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旣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

茅鹿門曰子固按古者三代及漢與令郡國各舉賢良者以聞甚屬古意世之君相不可不聞此議

丘邦士曰質實之文得三代之意爲漢代奏疏自是樸茂可愛○子固論事多援經據理至地理形制田役刑名乃如畫棊局布筭子耳此文論舉士古得而今失處只以實行空文四字校之曉然已明不必別以得失參錯論列也鹿門以此短其才識尚未當

潏曰明考嚴信賞罰以擇任西北將帥而添兵東南以備不虞皆救時良策大抵銷兵於無事之日一旦變起則遣禁旅調遠兵紛紛召募其弊不可勝言則此益兵之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劄子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爲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爲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爲八十倍少于古以迹言之

說文不獨宋時爲宜也

其專力兼農之勢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爲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于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爲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來彍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

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于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驅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場非獨爲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況又其費少于古其便多于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

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于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于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內斌於慶州董遵誨于環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內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

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爲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

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廖恩之鼠竊而能稽誅于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于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屯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于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

劉二至曰參校古今指畫情形如分黑白如數一二有用之文也論事者當以此爲極則矣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用王制文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絀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

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

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

茅曰覈實之法最爲易知

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

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

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

節用必自尚方始公故及之

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茅鹿門曰名言

丘邦士曰昔人以帳簿作文字論史記貨殖傳然史記猶借帳簿作文字點染耳即不入帳簿亦無所關係如此乃眞帳簿可用文字也方是奇文

湯敦實曰帳簿文字難于明透又難于詳盡此殆
兼之視子瞻省費用策更勝

劄日前劄子數陳已盡因當時采納遂以在官言官推而論之以見其實可舉行耳

再議經費劄子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

當時廟堂之上既已采納何竟付之空言耶

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

閒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葢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校之熈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考其入官之由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

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貽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于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熈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熈寧較於嘉祐爲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爲再倍而熈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有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

〇茅〇曰〇按〇奕〇之〇布〇子〇譬〇圍〇家〇之〇列〇兵〇最〇明〇切〇

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棋善奕者置棋雖踈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不善奕者置棋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

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爲守備日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

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埸之吏謀
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棋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
不爲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遵誓約
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
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
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
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算以從事
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
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理體之所當然況

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以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

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
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
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
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算多
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
日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

貼黃五路城堡據逐次降下三班院寨名數目如
此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屬樞密院差遣後來逐
度方降到寨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

多若雖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劉二至日送趙宏序極論益兵之非此又極論城多之患皆孫吳要論公豈僅文人已耶

歸結任將是減城堡之本如此經濟文字鹿門謂其篇末注措欠發明者非也

曾文定公集 卷之二 劉子 三十八

請減軍士營教劄子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劄子

臣伏見眞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巳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璨尋問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

東封之計車駕在回略無闕誤臣竊以爲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採出自聖意施行

存恤外國人請著爲令劄子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爲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

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犒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于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敕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

者官爲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

愚按亦是柔遠大道理有關係政體處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劄子 未上

臣伏以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爲軌推之至於五鄉爲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爲農資於備禦則爲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爲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爲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攷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于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旣廢而兵農始殊秦漢

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爲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爲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繆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廵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爲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無賴之人鄉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順情蓋芘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爲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爲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鄰里之義

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捨則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不得舍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保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爲籍記係籍之人凡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舍止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內有本處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之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

况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絶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别無擾煩兼保甲條諸保內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時告報本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别保即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

別保遞相告報襲逐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守宿未有處愿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襲逐並置舖屋及鼓仍輪保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旣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敕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廨宇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將旬申與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竊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

湯敦實曰當與陽明先生保甲法參看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劄子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畫黃并檢赴臣簽書其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嘗巡廳言檢草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于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況錄黃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爲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間

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仲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惟書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況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卽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

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于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考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劄子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遞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別具攷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旣隸給事中合使門下

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爲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

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巳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卽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卽未有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卽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

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

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
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
乞立此條令今後應于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
官舊各有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
別官用印故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劄子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修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别以明其于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羣吏萬民聽治于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閒官號法制一新于上而彝倫庶政敘行于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

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立敘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鉤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于衆者自一事以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勤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于尚書爲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

因令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郥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某當屬郎員外郎某當屬尚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頒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

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不待政出之日問而後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于百工庶職如此則體雖

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閒官號法制鼎新于上而彛倫庶政敘行于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陛下之所裁擇

〔自令僕射尚書侍郎〕下原本空一格員外上亦應有郎字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

事劄子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跂足而望臣竊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略檢防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斂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

器凡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鉤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略散逸之敝非獨儆當今典領之㑹且以絕異時追究之煩取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爲書劄子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于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于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由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之迹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

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于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謨不牽常算此所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羣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羣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效其實而考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

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于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爲世作則之心

湯敦實曰以可易不可易開闔立論跌宕可誦適典明命欲以所分之職載訓詞以戒在位公蓋自欲見其所長而才實足以稱之

史館申請劄子 三道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令略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爲定例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爲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葢若預爲定例恐于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令略具條目如左

一羣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上

更不於本紀
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
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
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曾有名位或素在丘
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或有貢獻
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

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迹恐慮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略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于國史以稱爲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

郎官爲委官以官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略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文狀連申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錄外

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册，得以周盡。右臣進止

愚按公深于史學，觀此劄條列，亦見梗槩。宜神宗專以史事屬公也。

英宗實錄院申請劄子

奉敕修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曆。至於時政記起居注。亦皆未備。今此論次。實憂疎略。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傳。使無闕遺。今取到修撰仁宗皇帝實錄行迹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探取借應干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

未至。而事業勳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奬
遇。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于實錄內立傳。欲乞朝
廷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
付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入內、
內侍省。閤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沒臣僚合
立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
屬。限日近修寫。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
正任刺史閤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語。

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册者並乞付中書遍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悉仍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先朝任上件官位已經亡没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憑看詳編修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疎略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中書劄劘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

幷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實錄院所關宣敕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

刑部太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虫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榷酒等凡干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一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國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略、

一天聖元年、曾勾修眞宗皇帝實錄所奉修撰官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迹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分手不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

傳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修撰事蹟名件令合行分手等盡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修撰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修仁宗皇帝實錄院亦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副又曾乞差中書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審刑院太理寺屬官內選差一員各令應副檢

○文字今來本院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修欲乞依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接伴館伴官等正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修纂仍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修實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
官員封記在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
勑黄照證修纂、

請訪問高驪世次劄子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爲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爲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于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爲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

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誦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于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敎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與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常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由

其與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與者歟自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閒而徽復見于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閒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爲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絶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

貼黄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盡對卽諭以俟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麗世次 附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
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
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朱蒙死子如栗
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元菟郡以高句驪爲縣屬之騶
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遂
皆出塞爲寇歸咎於騶嚴尤誘而斬之莽乃大悅
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侯王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
其王號史不著其名莫來裔孫宮立寇遼東殤安之間宮死子遂
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宮死子伯固立伯固

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弗利立、頻寇遼東弗利死、子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以高麗王安爲平州牧、晉孝武大元十年也釗曾孫璉立、晉太武時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璉死、孫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南史云、璉死、子雲立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神龜中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隋開皇大業中、皆伐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祖武德中、拜遼東郡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爲蓋蘇文所斃、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之職、貞觀十八年、遣李勣伐之、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高麗之釁、乾封三年、李勣拔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城、執藏、收其地、蓋朱

蒙至藏有國九百年矣武后聖曆二年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也後稍自爲國至元和末遣使獻樂工

同光天成閒高麗國王高氏累遣使朝貢

時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德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六十四年通上九百年計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高驪國王王建立

明宗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朝貢明宗拜爲王

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

建隆三年四年開寶五年來貢

昭死子伷立

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來貢

伷死弟治立

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爲王九年端拱元年來貢淳化二年遣使求印經詔賜之四年又來貢五年來乞師優詔荅之

治死弟誦立

誦初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訪之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誦鈿函

詔、六年、來貢、乞師、優詔答之

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年五年、天聖八年、來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
願未諧夙夜省循不遑寧處是用再干旒扆伏望必
賜允從臣以謭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
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
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
衆情必皆勸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
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
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

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于斯二者實無其一于執政之內不為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迫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賜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强顔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旱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瀆至于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暘爲沴經涉冬春隴畒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內疾癘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

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己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羣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尚得晏然雖陛下大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蚤回聖慈許從罷黜俾令舊德之老新進之賢求于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徵使臣得避賢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況應天人惟在誠實

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臣無任

血誠迫切之至

愚按詞旨惘欵出于至誠得告君之體



